

◇ 水网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真好啊，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。站在客厅里，你这样想。

越是风大雨急，这种想法越浓烈。你可以窝在沙发里看书，刷手机，可以看电视，发呆，看着外面的风雨，想着远方的姑娘——如果有这么一个姑娘的话。

从外面看，高高矗立的，一座座的楼房，是槁硬的，坚不可摧的。它们各自独立，但又相互遮风挡雨，似乎可以一千年，一万年，起码在你有限的生命里，它们的强度比你强。

凛冽的风和雨，击打在墙体上，简直像毛毛雨。再大的雨又怎么样？在这样的屋子里，感觉自己都随着屋子变得强大了。

遮风挡雨的，一定是楼房，而不是故乡的土屋。

农耕社会几乎都是那样的房子，就像杜甫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所描述的：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胃长林梢，下者飘转沉塘坳。”“俄顷风定云墨色，秋天漠漠向昏黑。布衾多年冷似铁，娇儿恶卧踏里裂。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。”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诗都透着湿冷。人和风雨，只隔着一把土，一个草

自网课开始后，漏作业的情况在女儿身上发生过几次了，倒不是她有意不做作业，要论责任，主要还在我。为了保护女儿的视力，也为了不让她染上手机瘾，我代劳了晓黑板里的大部分操作，其中就包括了上传下达老师的作业以及拍照上传每天的各项作业。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助教。

当好网课助教真是不易。小学阶段每天的网课安排是：20分钟通过电视或网络收看空中课堂，随后通过网络与学校老师互动交流20分钟。女儿的学校还算比较人性化，不强求互动，但还是希望孩子能掌握老师在互动中补充的知识点。双职工家庭，白天大多数的学习只能靠娃自己，没有手机的女儿，经常没法按时参加所有的互动。我每天下班到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晓黑板给她补课，然后告诉她当天的作业。若说自己跟着孩子一起淹没在网课浩瀚的海洋中，一点不为过。面对讨论区六七百条未读消息，我要检索出各类

夏天是沙枣花的味道。

夏天的早晨，在僻静的村庄，一排排高大的杨树在风中抖动叶子，抖落一地阳光。一阵香气袭来，让人耳目一醒，沙枣花开了。

沙枣树耐活，无论是戈壁、田野、还是盐碱地都能生长，成片成林，阻风抗沙。沙枣树极普通，一身荆棘，叶片细碎，灰白色，蔫头耷脑的，花却开得精神，几十米外就能闻到。沙枣树夹杂在高大的杨树、榆树间，若不是香味逼人，是不会注意到它的。

沙枣花也其貌不扬，黄色小花，有点甜香，香气独特。被称为“中亚香水之树”，别名银柳、香柳、桂香柳、七里香。传说乾隆的宠妃，香妃娘娘身上的香气就来自沙枣花。倘是如此，沙枣花也是登过金銮殿的。帝王佳人已邈不可寻，故事传奇缱绻缠绵，让沙枣花多了香艳多了风情。

夏天的傍晚，我常寻着香味，穿过槐树、海棠、榆树、梨树、杏树、桃树繁茂的浓荫，在角落找到挂满花枝的沙枣树，摘些沙枣花，用纸巾包了放在衣橱里、衣物沾身，人也变得轻盈。日子久了，沙枣花香由浓转淡，若有若无。

雨中记

帘子。雨下在外面，其实也下在里面。人和泥土离得近。他走不到高处。

远方的农耕社会，从繁华都会到广袤的农村，人烟稀少，都是平房。人们一辈子连两层的楼都没见过。他们一生都贴着地皮，活着在地面上走，死了就葬到地底下。他们的身上都是灰土。抖落干净了，再刮一阵风，又是灰土。他们没得躲闪。

无论雨，还是风，都显得很大，很高阔。房子小，孱弱，风雨就大。它们和人一样，恃强凌弱。

而今天，我在这个号称一线城市的一个坚硬的小区里。风还是一千年前的风，雨还是一千年前的雨。或许，它们更大了，更有力量了，但在这个坚硬的房子对面，它显得可有可无。

我只需关上窗户，它们就彻底落败，只能在玻璃外面看一看我，成为我的风景。

雨过天晴是个很好的词汇。而背后的潜台词，雨是一场灾难，是累赘。雨要

是知道人类这样看待它，也许会生气。它对自己有判断。它可不是它自己，它是天地之间的通话。穹庐高高在上，大地广袤阔达，谁都能看到谁，可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离得太远，难得通一次话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情不自禁地说上了。

那就是雨啊！那就是天和地的交流啊！

沙漠里的天和地，都沉默寡言，一年到头也说不上一次话。岭南的天和地应该是话唠了吧？它们尤其喜欢在晚上讲悄悄话，第二天，天气晴和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其实，大地还珍藏着那些话呢，它把那些话放在石板和地砖下面。但藏得实在太浅，路人不小心踩上去，就会“刷”地溅出一部分来，把裤腿和袜子打湿。那些话让人耳热心跳。路人这一天都会被那些话缠绕着。

雨走了。仿佛什么都没变化，其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你想想，布满灰尘的汽车是不是干净了？树叶是不是更绿了？钻出来的草芽是不是会撒娇了？还有蜗牛在树下爬出一道白色的印痕，是不是也进到你的梦里了？

我在岭南的街头看到一群群脸上笑着的人。

有人曾大力向我推荐机构的网课，因为上网课，可以节约路上奔波的时间。我对此很排斥，只为娃的视力。但如今，学校课程改在网上，不得不学。怎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护孩子的视力，也成了我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。思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投影仪上课。开学的第一周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钻研，从亮度到对比度到焦距再到品牌……买好投影仪，我教会了女儿基本操作，每天出门前，给她连好电脑……静待她自己上课。

俗话说：“不怕同学是学霸，就怕学霸过长假。”那一年的超长寒假加上后来的网课，其实最考验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。而作为家长的我，既要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又要当好超级助教，也在经受着不小的考验。但我相信，那也是一段奇妙的学习之旅，也给孩子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，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她学会了自主学习。

事大臣，有在新疆生活的经历，熟知沙枣花，情见诗中。

沙枣花可制香料，果实可入药也可充饥。饥馑年月，以沙枣果腹是大自然的恩赐。沙枣涩，并不好吃。现在生活好了，很少有人吃沙枣了。年少时，见大人们用沙枣核穿成门帘。食指甲盖大小的沙枣核，中间穿孔，用一根根长线穿起，花费几多工夫与心思。沙枣核大小一致，纹理天然，密密地挂在门上，珠帘一样剔透，“玲玲叮叮”“叮叮玲玲”人进人出，像有风过，颇有情调。

夏天沙枣花开了，芬芳弥久。父辈的记忆里，沙枣花热烈热情热忱热闹热心，有他们壮怀激烈的青春、激情的呐喊和飞扬的心声：

来吧，来吧

年轻的朋友

亲爱的同志们

我们热情地欢迎你

送你一束沙枣花

送你一束沙枣花

歌声中，花香里，有一代人的记忆，一代人的青春，一代人的风华。而时间就那样过去了。

超级助教

有效信息，挑出当天要完成的作业，但百密终有一疏，难免还是会漏。

虽说是网课时代，但目前看来，学习进度一点不慢。20分钟一节课的内容，几乎涵盖了原来在校学习35分钟的内容。在家学习，脱离了老师面对面的监督，孩子们似乎还有点放飞的感觉。对相对比较自觉的女儿来说，家里最大的诱惑莫过于弟弟。弟弟于她，就是个会说话会陪玩的洋娃娃。只要弟弟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就控制不住自己那颗想玩耍的心，这也让我这个超级助教的压力巨大。都说三年级是一个飞跃，也是拉开距离的年级，为了不让娃荒废学业，我索性拿了本备忘录，每天上班前给女儿一二三地写好作业，晚上变身家庭教师，批改作业，开启第二课堂。

沙枣花

安静的夜，墨香书花香茶香水果香，疏影暗香，无需红袖添香，却得了重帘不卷留香久的诗意。

有次在朋友圈，见友人用炒过的沙枣花煲八宝粥。有沙枣花的八宝粥我没吃过，想想那芬芳那情致，一段好滋味就漾在心头。

沙枣花和桂花外形相似，一生北方，一生南方，命运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桂花是仙物，高高在上。在天有月中桂子伴嫦娥，民间人们祈愿蟾宫折桂，寓意富贵、祥瑞。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”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”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”“玉颗珊珊下月轮，殿前拾得露华新。”桂花不独香气袭人，更入了诗词，与雅意、闲情逸怀相关。

成书《伊吾绝句》三十首，第九首云：长日无营早放衙，绿阴小院静窗纱。香风忽送无云雨，开遍空庭沙枣花。

伊吾是现在的新疆哈密地区，成书为清代乾隆年间进士，曾任哈密办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宣见诸报端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